

## 第四屆中國譯學新芽研討會與會報告

陳宏淑

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翻譯研究中心自 2004 年起，每兩年舉辦一次中國譯學新芽研討會，第四屆研討會主題為「書寫中國翻譯史」，會議期間為 2010 年 12 月 19 至 20 日。此次我有幸獲選與會發表論文，願以此與會報告與讀者分享心得與收穫。

顧名思義，「譯學新芽」是以青年學者為主要的論文邀集對象。翻譯研究中心主任王宏志教授在會中語重心長表示，他對與會的青年學者期望甚高，希望藉由一屆屆的譯學新芽研討會，從新一代的學者開始培養嚴謹的研究態度與治學精神。從研討會的許多細節可以看出王教授所謂的嚴謹絕非空泛之詞，自論文的嚴格評選至教授的精闢講評，處處可見這種嚴謹態度的具體實踐。根據翻譯研究中心的資料，此次研討會共收到 134 份來自不同國家地區的論文，經由王宏志教授聯同兩位中心名譽研究人員慎重審查，其中 55 份通過第一輪評審，之後再經過第二輪論文全文評審之後，共有 17 位青年學者通過篩選而獲邀發表論文。此外，翻譯研究中心邀請前來講評的教授除了王教授本人之外，還包括黃克武、鄒振環、羅崗、關詩珮、沈安德（James St. André）幾位教授。他們來自香港、台灣、大陸、新加坡、英國等地的知名大學或研究所，其專長領域除了翻譯研究之外，也包括中國文學、歷史學、文化研究等等。堅強的教授陣容，小而精緻的會議規模，在在顯示出翻譯研究中心周密慎重的工作態度。

此次研討會沒有大拜拜式的歌功頌德，也沒有吃喝旅遊的社交活動，有的只是一場場鞭辟入裡的「震撼教育」。我所謂「震撼教育」並非言過其實。兩天會議期間，大家就坐在一個會議室裡，圍著環狀的會議桌，聽著 15 位青年學者（有 2 位未能出席）的論文發表。每位發表人的時間是 45 分鐘，論文發表 20 分鐘，接下來的 25 分鐘為教授講評。第一天議程開始之前，王教授致詞時便先提醒大家：時間寶貴，發表時請直接進入主題，無須說些感謝主辦單位的客套話。另外王教授也先給大家打一個強心針，表示這兩天會議的討論都是對事不對人，要大家做好心理準備。此番談話為研討會的開場增添了些許肅殺氣氛。果不其然，講評時間除了主要講評者之外，其他教授也幾乎都參與講評，每位教授的講評全都直指問題核心，可謂句句深刻、針針見血，看似毫不留情，但確有當頭棒喝之效。第一天早上的議程結束之後，我們這些「新芽」受到猛烈衝擊，中午用餐時頗有食不知味之感。幾位下午要發表的青年學者草草吃完午餐，便忙著回會場認真準備下午的發表；第二天要發表的青年學者，則紛紛取消晚上原本預定的遊港行程，打算晚上要好好準備，以迎接隔天的一場硬仗。

這樣的研討會形式確實與我過去所參加的研討會大不相同，每一場發表都好像一場小型的碩博士論文口試，焦點全在發表者一人身上，所有教授與其他與會學者都針對其論文提供具體的意見與回饋。在這條孤獨的研究道路上，除了論文答辯的時候之外，大概很少有機會能夠聽到這麼多人對自己的研究有所批評或建議。儘管某些批評乍聽之下十分尖銳，但是忠言逆耳乃人生常事，若能敞開心胸廣納建言，的確會覺得很有收穫。想想在未來的學術生涯中，大家逐漸有了更高的頭銜與地位之後，要再聽到這樣醍醐灌頂的嚴詞直言恐怕是很難的了。因此，如此特別的研討會形式與講評風格，我覺得真的能讓與會者收穫很大。我不僅對自己未來的研究有了更清晰的方向，也從別人的研究與教授的講評當中，看見許多自己也可能犯下的毛病。

從教授的講評當中，大約可以歸納出我們這些青年學者的幾點通病。第一，跨領域研究的能力不足。翻譯研究可說是跨語言、跨領域、跨文化的新興領域，中文系出身的人外語能力不足，外文系背景的人中國文學底子不夠，而這兩個領域的研究人才又都缺少歷史系的史學研究訓練，所以若要研究翻譯史，研究者必須努力填補自己的不足之處，讓自己的研究得以面對任何學科的眼光與考驗。第二，研究範圍太過籠統空泛。選題如果不夠聚焦，研究的內容便可能變得鬆散空洞。研討會論文應該就針對一個小子題深入探討，切忌以一萬字的篇幅來處理應以十萬字加以討論的內容。第三，除了「有所發現」之外，研究者往往缺少「有所發明」；換句話說，研究者應該把自己的發現與某個更大的問題連結起來，形成一套自己的創見或觀點。目前有太多研究只是資料的整理或呈現，似乎都停留在表面化的模式，而且幾乎可以複製套用在不同的主題上，導致許多論文看起來千篇一律。研究者應該把研究結果提高到論述的層次，主題夠具體，探究夠深入，才可能產生自己獨到的論點。第四，學術規範不夠嚴謹。即便是腳註、引文、參考書目這些小細節，都可以看出研究者是否以嚴肅的態度來做研究，除了格式要符合規定並且全文一致之外，也要注意引用的來源出處一定要註明清楚，以免有抄襲之嫌。

以上幾點看似老生常談，研究者早在修習論文研究方法之時就該有所體悟，但是知易行難，這幾點確實是研究領域的新手們經常輕忽大意或力有未逮之處。幾位教授的再次提醒，確能達到振聵發聵之效。從教授們的講評可以聽出他們對每篇論文都有相當的了解，其用功程度不在話下；而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對與會者交通與食宿費用的補助，也顯示了主辦單位希望吸引優秀人才的用心。翻譯研究中心除了舉辦譯學新芽研討會之外，每兩年也舉辦一次中國翻譯史研究暑期班，另外也與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合作發行學術期刊《翻譯史研究》。王宏志教授不遺餘力推展中國翻譯史研究，也大力提攜後進晚輩，其學術熱情與使命感令人敬佩。整體而言，中國譯學新芽研討會具有精緻而嚴謹的會議品質，非常

值得有志於翻譯研究的青年學者投稿參加。此次研討會不僅讓我在學識與能力上有所精進，也讓我與幾位青年學者培養出革命情感，相信日後在彼此的研究領域會有更多交流的機會。此行所見所聞，令我深感獲益良多，以此文與讀者分享心得之際，也請容我在此對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致上最高謝意。